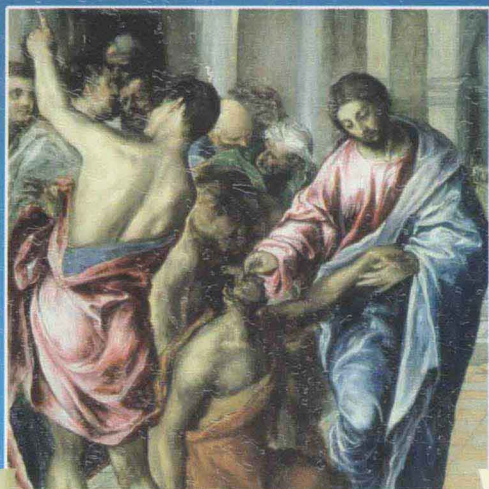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阿彭◎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XIONGD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阿彭◎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XIONGD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阿彭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412-0

I. ①卡… II. ①陀…②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0 号

卡拉马佐夫兄弟

著 者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阿 彭

责任编辑 严国仁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71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12-0

定 价 89.80 元(全三册)

第四部



第一卷 男孩子们

第一节 柯里亚·克拉索特金

十一月初。我们这里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十一度：霜冻来临了。在封冻的田野上，夜间落了一些干雪，“干涩而尖利”的风把它扬起来，在我们小城里沉寂的街道上刮来刮去，而以市场上刮得最为厉害。早晨天色混混沌沌，但是雪已停住。

离市场不远，波洛特尼科夫小铺附近，有一所小小的、里外都很整洁的房子，是官员的寡妻克拉索特金娜的产业。省府秘书克拉索特金早已去世，差不多已有十四年了，但是他的寡妻，这位三十多岁、风韵犹存的太太，却一直住在那所清洁的房子里，靠“自己手头的钱”过着日子，她的生活规矩谨慎，性格温柔而十分乐观。丈夫死的时候，她只有十八岁，同他只同居了一年左右，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自从他死以后，她专心致力于教育他的爱子柯里亚。

十四年来，她固然爱他爱得忘掉一切，但是为他所受的痛苦恐怕比她所享有的快乐还要多得多，几乎每天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唯恐他生病，着凉，淘气，爬到椅子上跌下来等。在柯里亚入小学接着又升初中的时候，母亲连忙同他一起学各门学科，以便帮他的忙，和他一块准备功课。她又跑去结交教师们和他们的太太们，甚至去和柯里亚的同学们亲热，夸奖他们，为的是好让他们不去碰柯里亚，不去嘲弄他，打他。她这样一来，那些男孩子们反倒说他是妈妈的宝贝儿子，真的取笑他、捉弄他起来。

但是这男孩是会自己保卫自己的。他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力气大得吓人”——这样一种名声在班里传开，很快就确立起来。他举动灵活，性格固执，胆大而富于进取精神。他的功课很好，甚至传说：他的数学和世界史能够压倒教师达尔达涅洛夫。这男孩虽然翘着小鼻子傲视一切人，却和同学们感情很好，并不显得骄横。他虽把同学们对他尊敬看做是理所当然，但对他们仍抱着很友



善的态度。特别是他知道分寸，在适当的时候会自行克制，对待师长从不越过某种不可触犯的最后界限，某种行为超越了这种界限，就会变得不能容忍，就变成捣乱、反抗和不法行为了。但他同时又像最坏的孩子那样决不放过一切方便的机会拼命淘气，不仅淘气，还要卖弄点小聪明，做出点古怪行为，给人“吃点苦头”，显一手，露一露脸。主要的是，他非常自尊。

他甚至能把自己的妈妈也弄得对自己百依百顺，对待她的态度几乎近于专横。她也肯服从，甚至早就服从了，只有一个念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那就是这小孩“不大爱她”。她总是觉得柯里亚对她“没有感情”，时常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唠唠叨叨地责备他的冷淡。孩子不爱这个，人家越要求他热情流露，他就越仿佛故意不肯这样。其实这在他说来并不是故意的，而是身不由己的——他就是这样性格。母亲领会错了，他很爱他的母亲，只是不愿像他用小学生的“行话”所说的那样——表现“牛犊般的温柔肉麻劲儿”罢了。

父亲死后留下一个书橱，里面藏了一些书籍；柯里亚爱看书，已经自己拿了几本读过了。母亲并没有感到不安，只不过有时觉得惊讶，为什么一个男孩子不去玩耍，却一连几个钟头待在书橱旁边读一本什么书。因此柯里亚就读了一些在他的年龄本来还不该读的东西。

但在最近，虽然他在淘气方面并不想越过一定的界限，却开始做出了一些使母亲吓得非同小可的顽皮行为，这些行为固然还并非下流不道德，却是胆大包天、不顾死活的。恰好那一年七月放暑假的时候，母子两人动身到七十俄里外的另一个县里一位远亲家中去盘桓了一个星期，这位远亲的丈夫在火车站上任职（就是离我们的城市最近，一个月以后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从那里去莫斯科的那个车站）。柯里亚到那儿后起初是在仔细观看铁路的情况，了解它的各种规矩，预料回家以后可以在本校的同学们中间炫耀一下他的新知识。但恰巧当时那里还有几个男孩，跟他不久就认识了；他们有些住在车站上，有些住在附近地方。这些年纪从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共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两个也是从我们的城市去的。

这些小孩在一起游戏，淘气。就在到车站作客的第四天，也许是第五天，这群愚蠢的少年中间打了一个很不像话的赌，赌两个卢布的东道。事情是这样的：柯里亚在这伙人里面差不多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年长的孩子有点瞧不起他。他出于一种自尊心，或是出于不顾死活地想充好汉，自动提议他可以在夜里十一点钟的火车经过的时候，脸朝下地躺在轨道中间，一动也不动地一直躺到火车开足马力在他头上开过去。固然他事先曾研究过，看出的确可以在轨道中间伸直和匍匐着身体躺在那里，火车可以飞越过去，碰不到躺着的人。但尽管这样，哪能真去躺在那里！可柯里亚坚持说他可以躺下去。起

初大家笑他，说他是撒谎鬼，牛皮家，这更激恼了他。主要是那些十五岁的孩子对他太翘尾巴，起初甚至不愿把他引为同伴，把他当做“小家伙”看待，这使他感到难堪到极点。于是决定晚上动身到距离车站一俄里路以外的地方去躺着，因为火车开出站以后到那里已经可以开足马力了。

孩子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不仅是暗，简直是漆黑一片。到时间，柯里亚就跑去躺在轨道中间。其余五个打赌的人在路基下面树丛里等候着，起初屏息凝神，后来就感到恐惧而后悔。从站上开出的火车终于远远地响了起来。黑暗中闪出两盏红灯，逐渐驶近的怪物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快跑，快离开轨道！”吓得要死的男孩们从树丛里对柯里亚喊叫起来，但是已经晚了：火车奔驰过来，又飞驰过去了。男孩们跑到柯里亚跟前：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他们开始摇他，扶他起来。他忽然自己站起来，默默地从路基上走了下来。到了下面，他对人们说他躺在那里好像失去了知觉是故意装的，想吓唬他们。其实他是真的失去了知觉，在过了很久以后他自己对他的母亲这样承认了。从此以后他就永远得了个“不顾死活的人”的名声。他走回站上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第二天，他稍微发了点神经性的寒热，但是精神十分愉快，既高兴又得意。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被人发觉，直到回城以后才在中学里传开来，并且传进了学校当局的耳朵里。但这回柯里亚的母亲连忙跑去找学校当局替她的孩子求情，最后连那位德高望重的达尔达涅洛夫老师也出来为他说话，替他求情，事情才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敷衍过去。

这位达尔达涅洛夫是个单身人，还不太老，多年来热烈地爱着克拉索特金娜夫人，一年以前，曾有一次用毕恭毕敬的态度，赔着小心，战战兢兢地冒昧向她提出求婚，但是她一口回绝了，认为答应了就是对不起孩子，虽然也许从某些神秘的迹象上看来，达尔达涅洛夫甚至有理由可以幻想，这位温柔美丽而过于坚贞的小寡妇并不十分讨厌他。柯里亚疯狂的淘气似乎打开了千年的冰河，达尔达涅洛夫的说情竟换来了有希望的暗示。固然希望还是辽远的，但是达尔达涅洛夫本身就是纯洁和体贴的典范，所以仅仅这一点暂时也就足以使他感到十分幸福了。

他爱这个孩子，尽管他认为讨孩子好是有失身份的，所以在课堂上对他毫不容情，要求严格。但柯里亚对他也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功课预备得很好，成绩是全班里第二名，对达尔达涅洛夫态度冷淡，而且全班同学还坚信柯里亚对世界史一门极为擅长，甚至可以“压倒”达尔达涅洛夫本人。的确，有一次柯里亚问他：“建立特洛伊的是什么人？”达尔达涅洛夫只能泛泛地回答他是什么民族，他们的活动和迁移，又讲到时代的久远和神话传说



等，而对于建立特洛伊的究竟是什么人，也就是说，究竟具体是谁，却回答不出来，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有点无聊而不能成立。但是学生们却深信是达尔达涅洛夫不知道谁建立了特洛伊城。柯里亚是从父亲留下的书橱中保存的斯马拉格多夫的书里读到过关于建立特洛伊的人们的历史的。结果是甚至使全体孩子都发生了兴趣：究竟是谁建立特洛伊的？但是克拉索特金不肯宣布他的秘密，于是博学的名声又不可动摇地落在他身上了。

在铁路上的事件发生以后，柯里亚对母亲的关系有点变化。安娜·费多罗芙娜（克拉索特金的寡妻）得知她儿子那番事迹以后，惊得几乎发疯。她犯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病，连着几天断断续续地发作，这一来把柯里亚吓坏了，他对她发出真心诚意的誓言，保证以后决不再犯这类的淘气行为。他跪在神像面前起誓，而且按克拉索特金太太的要求，还向死去的父亲起了誓。而这位“大丈夫气概”的柯里亚也不免“多情善感”而哭得像六岁的小孩。这一天母子两人整天互相拥抱着，哭得浑身打战。第二天柯里亚一觉醒来，依旧“没有感情”，但却变得沉默、谦逊一些，也显得更为严肃而且深思。

固然在一个半月以后，他又干出了一件淘气行为，甚至使本地的调解法官也知道了他的大名，但是这次淘气行为已完全属于另一类，甚至有点可笑而且愚蠢，而且后来查出来，这事也不是他自己做下的，他只是被牵连进去罢了。不过这还是等以后再说吧。母亲继续浑身战栗，满心痛苦，达尔达涅洛夫则随着她的惊慌程度的加深，更加抱有了希望。应该说明的是柯里亚早已看出和猜透了达尔达涅洛夫的这种心思，而且不用说，自然深为他的这种“多情善感”而瞧不起他；以前他甚至还曾在母亲面前不客气地表示过这种轻视的态度，隐约地对她暗示他明白达尔达涅洛夫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是在发生了铁路上的事件以后，他对这件事也改变了态度：绝不再作任何暗示，哪怕是极隐约的暗示，在母亲面前谈起达尔达涅洛夫来口气也比较恭敬了，敏感的安娜·费多罗芙娜立刻感到了这一点，而且心中无限地感激，但是只要有一个什么不相干的客人当着柯里亚偶然说一句关于达尔达涅洛夫的话，她就会忽然臊得脸儿通红，活像一朵玫瑰。

遇到这种时候，柯里亚会或者皱紧眉头，望着窗外，或者细看自己的皮靴是不是开了口，或者厉声大叫“彼列兹汪”！这是一只长毛蓬松、满身污秽的大狗，他在一个月以前忽然不知从哪里把它捡来弄到家里，也不知为什么严守秘密，藏在屋内，不让任何同学看。他拼命摆布它，教它学各种本领和把戏，把那只可怜狗弄得每当他上学去不在家的时候就悲声哀嚎，等他一回家，就又欢欣得尖叫，发疯似的乱蹦乱跳，听他指示，躺在地上装死等，一句话，做出一切教会它的花样，而且还不是出于人的命令，而完全是出于

它一时勃发的欢欣和感激之情。

顺便说一句：我竟忘了提起，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就是被读者已经熟悉的那个男孩伊留莎用铅笔刀戳中大腿的那个小孩。伊留莎那次戳他是因为小学生们骂他的父亲退职上尉斯涅吉辽夫为“树皮擦子”而替他父亲复仇。

第二节 小孩子

且说，在十一月里一个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早晨，男孩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待在家里。那天是星期日，没有功课。已经打了十一点钟，他有“一桩极紧要的事情”必须出门，但是全屋子里只剩他一个人，所有那些年长的住客都为了一桩紧急而古怪的事情出门去了，所以只能由他来看守这所房子。寡妇克拉索特金娜的房子里，除去她自己占用的住所以外，隔着过道还有唯一的一套两个小房间的住所，出租给一位医生太太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子女居住。这位医生太太和安娜·费多罗芙娜同岁，是她的要好女友。医生已在一年前离家，起初到奥连堡，以后又到了塔什干的什么地方，已经有半年音信全无，假如不是同克拉索特金太太的友谊稍微冲淡一些这被遗弃的医生太太的忧愁的话，她简直会被这种忧愁弄得整天泡在泪水里。

但就好像她还不够倒霉似的，竟又出了一件这样的事，那就是昨天星期六的夜里，医生太太的唯一的女仆卡捷琳娜忽然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对她说自己明早就要养小孩子了。怎么事先竟谁也没发觉呢？这对大家来说简直是一桩怪事。惊愕不已的医生太太想最好趁时间还来得及，把卡捷琳娜送到本城一个专接这类生意的助产婆那里去。因为她十分看重她的这个女仆，因此立刻实行这个计划，亲自送了她去，并且还留在她身边。接着到了早晨克拉索特金太太不知怎的也感到必须给予友谊的关心和帮助，以便在这件事上代为人办事，帮忙做主。

这样，两位太太都已出门，克拉索特金太太自家的女仆阿加菲亚又上市场去了，所以柯里亚临时成了没人照管的“小宝宝”的保护人和看守人，这“小宝宝”就是医生太太的男孩和女儿。柯里亚并不怕看家，何况还有彼列兹汪在身边，他吩咐它在前屋的长凳底下趴着，“不许动一动”。柯里亚在屋里踱着步，每次走进前屋的时候，它总要把脑袋抖一抖，讨好地把尾巴朝地板上使劲地甩两下，但可惜总没听到召唤的哨声。柯里亚威吓地朝这可怜的狗看了一眼，它立刻又一动不动地做出听话的僵卧姿势。唯一使柯里亚不安的就是那两个“小宝宝”。他对于卡捷琳娜的意外事自然极为轻视，但是他对这两个失去父亲的小宝宝非常喜爱，已经把一本儿童读物送给他们去看。大一

点的女孩娜斯佳已经八岁，会读书，较小的那个小宝宝，七岁的男孩柯斯佳，很爱听娜斯佳给他读书。自然，克拉索特金还可以和他们玩得更有趣些，比如让他们并排站好，同他们做士兵的游戏，或者跟他们满屋子地捉迷藏。

这事他以前做过好几次，而且并不感到厌烦，以致有一次连他们班上也纷纷传扬，说是克拉索特金在自己家里和小房客做跑马的游戏，自己扮作一匹帮套的马，歪着脑袋跳跃，但是克拉索特金骄傲地反驳这种责备，表示“在这年代”和年龄相仿的人们，和十三岁的小孩们做跑马的游戏的确丢脸，可是他是为“小宝宝”们作的，因为他爱他们，而对于他的感情谁也不应该加以过问。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两个“小宝宝”也很爱他。

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工夫游戏。他有自己的一桩很重要的，甚至显得有点神秘的事情等着去办，但是时间不停地过去，可以把孩子交给给她的那个阿加菲亚竟还不肯从市场回来，他已经好几次穿过过道，推开医生太太家里的门，关心地张望“小宝宝”们。他们正遵照他的吩咐，坐在那里看书，每逢他一开门，就默默地对他张开嘴微笑，希望他走进来，做一点快乐、有趣的事。但是柯里亚心里正乱，没有走进来。

最后终于打了十一点钟，他坚决彻底地下了决心，如果再过十分钟，“该死的”阿加菲亚还不回来，他就不再等候，径自出门了，自然先要对“小宝宝”们说好，叫他们在他不在家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淘气，不要吓得啼哭。他一边想，一边穿上有猫皮领子的冬天的棉大衣，然后把书包挎在肩上。不管他母亲以前怎样屡次恳求，让他在“这么大冷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套鞋，他走过外屋时，还是只轻蔑地看了它一眼，就只穿着皮靴走出去了。彼列兹汪看见他穿好衣裳，就使劲地用尾巴拍打地板，神经质地扭动着整个身躯，甚至发出可怜的嗥叫。但是柯里亚看见狗这样迫不及待，认为哪怕只差一分钟，也是违反纪律的，所以硬要它仍旧待在长椅底下，直到开了通过道的门，这才突然吹了一下口哨。狗像发疯似的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冲出去跑在他前面。

柯里亚穿过过道时，开门看了看“小宝宝”们。两人仍旧坐在小桌旁边，但不再看书，却在那里热烈地辩论。这两个小孩时常互相辩论日常生活中各种使人兴奋的问题，每次都是娜斯佳这位比较年长的占了上风；柯斯佳如果不同意她的看法，几乎总是跑到柯里亚·克拉索特金面前去上告，经他一判决，便成为两造绝对的裁决。这一次“小宝宝”们的辩论有点使克拉索特金发生了兴趣，他就站在门前听着。小孩们看见他听着，便更加热烈地继续争辩起来。

“我永远不相信，永远不相信，”娜斯佳热烈地叨唠说，“小孩子是助产妇在菜园子的白菜地里找来的。现在已经是冬天，不会再种白菜，所以助产妇

也没法给卡捷琳娜带一个女儿来。”

“嘿！”柯里亚不由得心里暗笑了一声。

“也许是这样：她们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找来的，不过只带给那些出嫁的女人。”

柯斯佳聚精会神地望着娜斯佳，用心地一边听一边想着。

“娜斯佳，你真是傻瓜，”他终于坚定而不慌不忙地说，“卡捷琳娜既然没有出嫁，怎么会有小孩呢？”

娜斯佳十分激动起来。

“你一点也不明白，”她生气地抢着说，“也许她有丈夫，不过关在监狱里，所以她生孩子了。”

“她的丈夫难道真关在监狱里吗？”凡事认真的柯斯佳一本正经地问。

“或许是这样。”娜斯佳急忙打断了他的话，完全抛开并且忘掉了她的第一个假定。“她没有丈夫，这话你说得对，但是她想出嫁，所以开始想起她怎样出嫁的事情来，一直想啊想啊，想来想去，结果没有想出丈夫来，却想出了一个孩子。”

“嗯，也许是这样的，”完全被说服了的柯斯佳同意了，“可是你以前没有说这个，叫我怎么能知道呢。”

“喂，孩子们，”柯里亚一边跨进屋子，一边说，“我看你们真是些危险的人哩！”

“彼列兹汪跟您一块儿来了吗？”柯斯佳咧开嘴笑着，开始弹手指，召唤彼列兹汪。

“小宝宝们，我现在很为难，”克拉索特金郑重地开始说，“你们应该帮我的忙，阿加菲亚准是摔断了腿，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来，这是没错的了。可我又必须出门去。你们可以放我走吗？”

孩子们担心地互相看了一眼，咧开嘴笑着的脸上显出了不安。然而他们还不十分明白要求他们的是什么。

“我不在家，你们不淘气吗？会不会爬到橱柜上面，摔折了腿？会不会吓哭了？”

孩子们的脸上显得十分烦恼。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件小玩意，一个小铜炮，可以装上真正的火药开炮。”孩子们的脸立刻开朗了。

“快把小炮拿来看。”满脸喜色的柯斯佳说。

克拉索特金把手伸进书包，掏出一尊小铜炮，放在桌子上。

“‘拿来看’，‘拿来看’！你瞧，还安着轮子哩，”他把玩具在桌子上滚着，

“还可以开炮。装上铅子，就放出去。”

“打得死人吗？”

“什么人都打得死，只要瞄准了。”于是克拉索特金给他们说明哪儿装火药，哪儿装铅子，又给他们看吗炮门似的小洞，并且说发射的时候炮身还会后坐。

孩子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着。特别使他们感到难以想像的是炮身竟会后坐。

“您有火药吗？”娜斯佳问。

“有的。”

“那把火药也拿给我们瞧瞧呀。”她带着恳求的微笑说。克拉索特金又朝书包里摸，掏出一个小瓶，里面果然装着一些真正的火药，在一个纸包里还有一些铅子。他甚至打开小瓶，倒了一点火药在手掌上。

“只是一定要留神火，要不会一下爆炸起来，把我们都炸死的。”克拉索特金为了加强渲染，还特地警告说。

孩子们怀着一种更增强了他们乐趣的敬畏心情细看着火药。不过柯斯佳更喜欢的还是铅子。

“铅子不会烧起来吗？”他问。

“铅子烧不起来。”

“送给我一点铅子吧。”他用哀求的声音说。

“铅子可以送给你一点。拿去吧。不过在我没有回来以前，不许给你妈妈看，要不然她会以为这是火药，吓得要死，把你们抽一顿的。”

“妈妈从来不用鞭子抽我们。”娜斯佳立刻说。

“我知道，我这么说只是为了顺口。你们本来决不应该骗妈妈，但是只有这一次——瞒到我回家以前吧。现在，小宝宝们，我可以出去吗？没有我，不会吓得哭吗？”

“我们——要哭——的。”柯斯佳拉长了声音说，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我们要哭的，一定要哭的！”娜斯佳又胆怯地急忙附和着说。

“唉，孩子们，孩子们，你们这个年龄真叫人难办啊！没有法子，小家雀，只好陪着你们不知还要再待多少时候。可时间呀，时间呀！”

“那您吩咐彼列兹汪装死。”柯斯佳卡请求说。

“真没有法子，只好找彼列兹汪帮忙。来，彼列兹汪！”于是柯里亚开始对狗下命令，它就表演它所会的一切。这是一只长毛狗，和寻常看家狗大小相同。毛色灰中带紫。右眼是斜的，左耳上不知怎么有个刀痕。它尖叫着，蹦跳着，听从指使，用后腿走路，仰翻在地，四脚朝天，一动也不动就像死了过去似的躺着。正在表演最后一手的时候，门开了，阿加菲亚出现在门口，这个克拉索

特金太太的女仆胖胖的，四十多岁，一脸麻子，手里拿着满满一篮买来的食品从市场上回来了。她站在那里，左手捧着篮子，瞧起狗来。柯里亚尽管等阿加菲亚等得那么急，却并没有停止表演，仍让彼列兹汪装了一会儿死相，才向它吹了一声口哨：狗跳起身来，因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欢喜蹦跳不止。

“瞧这只狗！”阿加菲亚用教训的口吻说。

“你这女人，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克拉索特金严厉地责问。

“女人吗？噢，你这个小东西！”

“小东西吗？”

“就是小东西。我晚了，关你什么事？就算晚了，也是有原因。”阿加菲亚嘟囔着，在火炉旁边张罗起来，但说话的口气完全没有什么不满意或者生气的意味，相反的倒显得很满意，似乎有机会和快乐的小少爷斗嘴感到很高兴。

“你听着，你这轻浮的老太婆，”克拉索特金一边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说，“你能不能对我赌咒，用世界上一切神圣的东西再加别的不管什么东西的名义对我赌咒，你在我离开的时候一定好生照看这两个小宝宝？我要出门去。”

“我为什么要对你赌咒？”阿加菲亚笑了起来，“本来我也会照看的。”

“不行，必须用你的灵魂永远得救的名义赌咒。要不然我就不出去。”

“那你就不出去好了。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外边冷极啦，你在家待着吧。”

“小宝宝们，”柯里亚对小孩子们说，“在我回家以前，这女人陪你们在一起，或者只等你们妈妈回来就行，因为按说她早已经该回来了。还有，她会给你们吃早饭的。你能给他们一点东西吃吧，阿加菲亚？”

“这倒行啊。”

“再见吧，小家雀们，我现在可以安心地出门了。至于你呢，大娘，”他走过阿加菲亚身边时，郑重其事地轻声说，“我希望你不要像平常那么老婆子嚼舌似的，对他们瞎说一些关于卡捷琳娜的傻话，你应该顾到小孩子的年龄。来，彼列兹汪！”

“去你的吧，”阿加菲亚真的生气了，立刻反唇相讥说，“你这可笑的孩子！告诉你吧，你说这种话，自己就该先挨一顿揍。”

第三节 小学生

但是柯里亚没有听见。他终于可以出门了，他走出大门，四面望望，耸了耸肩，说了声：“好冷！”就一直顺大街走去，然后向右拐，走进通市场的胡同。走到离市场最近的倒数第二所房子，他在大门前站住，从口袋里掏出



哨子，用力吹了一声，似乎是发出约定的信号。他等候了不到一分钟，大门里忽然跳出一个脸蛋红润的十一岁光景的男孩来，他穿着暖和、清洁，甚至有点漂亮的小大衣。男孩名叫斯穆罗夫，在预备班里读书（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当时已经比他高两班了），是个有钱的官员的儿子。他的父母大概因为克拉索特金是出名的胆大包天的淘气鬼，不许斯穆罗夫跟他一起玩，所以他现在显然是偷偷儿跑出来的。假如读者还没有忘记的话，两个月以前隔着河沟向伊留莎扔石子的那群小孩里就有这个斯穆罗夫，而且当时就是他把伊留莎的事情讲给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听的。

“我已经等您整整一个钟头了，克拉索特金。”斯穆罗夫用坚决的神气说着。两个小孩向广场上走去。

“耽误了一会儿，”克拉索特金回答说，“有点事情。你同我在一块儿，不会挨揍吗？”

“得了吧，我怎么会挨揍？彼列兹汪也带来了吗？”

“带着彼列兹汪！”

“你也把它带到那边去吗？”

“也把它带去。”

“唉，要是茹奇卡就好了。”

“茹奇卡是不可能的。茹奇卡已经不存在了。茹奇卡已经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哦，能不能这样子，”斯穆罗夫突然站住了，“伊留莎不是说，茹奇卡也是长毛的，也是烟灰色的，和彼列兹汪一样。能不能说它就是茹奇卡。也许他会相信的？”

“小同学，应该讨厌说谎，这是第一层；即使做的是好事，也是这样，这是第二层。主要的是，我希望你没把我要去的事情说出去。”

“当然决不能说，这我还不明白？但是彼列兹汪安慰不了他。”斯穆罗夫叹了一口气。“你知道，他的父亲，那个‘树皮擦子’上尉，对我们说今天他要送一只小狗给他，真正的獒犬，黑鼻子；他以为这可以使伊留莎心里痛快些，其实不见得吧？”

“他本人怎样？伊留莎本人怎样？”

“很糟糕，很糟糕！我想，他得的是癆病。他的神志很清楚，只是老喘气，喘得很不好。有一次他要人家给他穿上靴子，带他走一走，刚走了一步，就栽倒了。他说：‘唉，爸爸，我对你说过的，我那双靴子原来就太坏。以前我穿着就不合适。’他以为他是因为那双靴子才栽倒的，其实只是因为身子软弱。他一星期也活不下去了。赫尔岑斯图勃常去看病。现在他们又富了，他

们有许多钱。”

“全是些骗子。”

“谁是骗子？”

“就是那些医生，所有那些瞧病的江湖骗子，我说的是一切医生，特别是这个医生。我反对医学。那全是一套毫无用处的东西。让我自己去看看再说。可是你们为什么干出这种多愁善感的举动来？你们大概是全班的人都去了吧？”

“不是全班，每次只有十个人去，每天总是这样。这没有什么。”

“在这件事上使我最奇怪的是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的举动：他的哥哥明后天就要为了犯那么大的罪受审判了，他反倒有时间同小孩们一起干起这种多愁善感的事情来！”

“这根本说不上什么多愁善感。你自己现在不也要去和伊留莎讲和吗？”

“讲和？可笑的说法。而且我也不许任何人来分析我的行为。”

“可是伊留莎看见你会多么高兴啊！他连想都想不到你会去的。你为什么，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一直不愿意去呢？”斯穆罗夫突然热烈地大声说。

“亲爱的孩子，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我是自动去的，因为我自己要去，而你们大家都是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拉去的，这就大不相同了。而且你怎么料得定，也许我根本不是去讲和的呢？真是糊涂的说法。”

“并不见得是卡拉马佐夫，并不是他。完全是我们自己要去，自然最初是同卡拉马佐夫一块儿去的，而且一点也没有什么，一点也没有弄出什么蠢事来。起初一个人去，后来另一个也去了。他父亲十分欢迎我们。你知道，如果伊留莎一死，他简直要发疯。他看出伊留莎会死的。他看见我们同伊留莎讲和，高兴极了。伊留莎时常问起你，却没多说什么话。问一下，就不再说了。他父亲会发疯或者上吊的。他以前就曾疯疯癫癫过。你知道，他是一个正派人，当时是闹了点误会。这全是那个打他的杀父凶手的错处。”

“不过卡拉马佐夫我始终觉得是一个谜。我早就可以和他认识了，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我喜欢保持点傲气。而且我对他有一种看法，还需要了解了解，弄弄清楚。”

柯里亚神气活现地沉默不响了，斯穆罗夫也不作声。斯穆罗夫显然很崇拜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和他处于平等的地位是连想也不敢想的。现在他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柯里亚说他是“自动去的”，既然如此，那么柯里亚现在，而且偏偏是今天忽然要去，那一定有什么哑谜在里面。他们在市场上走着。这时候那里停着许多外来的大车，还有许多赶来卖的家禽。一些城里的女人在棚里出卖面包圈、棉线等物。在我们的小城里，这种星期天的市场大

家淳朴地管它叫集市。这种集市每年有很多次。

彼列兹汪心情十分愉快地跑着，不断地东嗅嗅西闻闻。它和别的狗相遇时，总是特别高兴按照狗的规矩，浑身上下互相闻个够。

“我喜欢观察现实世界，斯穆罗夫，”柯里亚忽然说，“你注意到没有，狗相遇以后，总要互相闻来闻去！在这件事上它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的自然法则。”

“是的，一种很可笑的法则。”

“并不可笑，你这话说得不对。不管人抱着他们的偏见怎么看法，自然界里是没有一点可笑的地方的。假如狗会议论和批评，那它们一定会觉得在它们的主子——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里有同样多的它们认为可笑的东西——也许更多得多都很难说；我要引用这话，是因为我深信我们的蠢事要多得多。这是拉基金的见解，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我是社会主义者，斯穆罗夫。”

“可社会主义者是什么？”斯穆罗夫问道。

“那就是要大家平等，财产公有，没有婚姻，宗教和一切法律都随大家的便，此外还有别的许多主张。你还没有长大到能够明白这些，你还早。可是好冷呀。”

“是的，零下十二度。刚才我父亲看过寒暑表。”

“你注意到没有，斯穆罗夫，在深冬季节，虽然到零下十五度，甚至十八度，好像也并不很冷，并不比现在初冬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突然来了霜冻，只有零下十二度，雪还很少的时候那么冷。这就是说人们还没有习惯。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凭习惯，甚至在国家大事和政治方面也都这样。习惯是主要的动力。可是这农民的样子真可笑。”

柯里亚指着一个身材高大，面貌善良，穿着皮袄的农民，正在大车旁边冷得不住拍打戴着无指手套的手。浅褐色的长须冻得挂上了一层白霜。

“庄稼佬的胡子结冰了！”柯里亚经过他身旁的时候，故意寻事似的大声嚷着。

“胡子结冰的人多着哩。”农民不慌不忙教训他似的回答。

“你别惹他。”斯穆罗夫说。

“不要紧，他不会生气，他是好人。再见吧，马特维。”

“再见。”

“你难道真是马特维吗？”

“马特维。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是随便猜的。”

“你瞧你。你是学生吧？”